

深夜，给你讲一个让你难以入眠的睡前故事

乔小囡 著

我们为何 欢庆失眠

中国



乔小囡 著

我们为何 欢庆失眠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为何欢庆失眠 / 乔小囡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13-4109-9

I. ①我… II. ①乔…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046号

我们为何欢庆失眠

著 者: 乔小囡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羽 子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62千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109-9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献给林嘉。没有你，这本书将不会开始。

To my dear JL, without whom this book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four months earlier.

序	2
自序	4
1 没人跟他跳舞的作家	6
2 无脚鸟	24
3 时光机	32
4 江城，我快认不出你了	40
5 地铁	62
6 礼物	70
7 上帝有块精工表	78
8 烟花	110
9 香水	116
10 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糖果	126
11 酒	194
12 电话亭	202
13 预言家	212

乔小囡 著

我们为何 欢庆失眠

中国华侨出版社



序

与小囡老师相识已久，知心不换命的朋友。很大程度上我拿他当自己弟弟一样，希望他好，但别比我还好。嗯哼。我们聚在一起的大多时候是喝酒逗贫，用一种不正经的方式在这座我们混迹着却永远无法融入的陌生城市相互取暖。在小囡初到北京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每星期有五天混在一起，因为身旁都没有女人，也没正经营生，组个小酒局聚一起推杯换盏，成了我们对抗每天无所事事之寂寞与对未来没着没落之惶恐的最有效办法。现在回忆起来，那么频繁的见面，我们从未吵架翻脸，也没发展成断臂蓝宇，实在值得庆幸。

小囡来北京短短几年，剧本已经化成影像，文字也已经铅字出版，实在令我惊喜。说句俗不可耐的评价，皆因小囡够努力，而且他的努力不是口号式的，而是那种有方向有目标心中有数、不显山不露水默不张扬的努力，他是真正属于那种“哪里有什么眼袋，我只不过是把别人睡觉的时间用在了熬夜上”的人。

相信目前很多人，乃至读者认识乔小囡都是因为微博，但如他如我这种现实中知己知彼的人都知道，微博只是一种壳，甚至是对真实自己的一种保护。真正的乔小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与细腻，这也正是这本书里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而且他的细腻与敏感是有分寸的，不会矫情而造作，不会为赋强说愁。这和微博上的小囡是截然相反的两张面具，若是我说，这本书中文字背后的小囡才是更真实的他，没有陆瑟和林嘉，没有那些平淡却刺痛的故事，一切都是他自己，他的回忆、他的想象、他的向往。一个真实的、曾经没有方向的、不知道还该不该热爱生活的乔小囡。

如今我和小囡隔三差五还会相聚，每一次见面我都会有些许惊喜，他一直在改变，变得稳重，成熟。我知道这样的赞美何其肉麻，但这是

我真实的看法，看到自己的朋友在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越来越快地成长，就如同看到自己媳妇儿终于学会煮饭和番茄炒蛋一样，会感到由衷地欣慰与高兴。人都会就着自己优秀的一面发展。如同师爷高、县长硬一样，但小囡现在好比黄老爷，正在又高又硬地前进着。

这本书里，我喜欢《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糖果》，我喜欢《酒》，我还喜欢《预言家》，其实我喜欢这本书里的大多数故事，因为我喜欢他所理解的生活和他所解读的爱情，如同偷窥一个人真实本我的隐私一样。就如书名《我们为何欢庆失眠》，那是与我和小囡一样，拥有同样一种生活状态的某一批人，对自身生活的自嘲与无奈。我感动的是，小囡把它化成了一种柔软在讲述。

其实最开始我是想从小说的架构与讲故事的方法上来分析一下小囡的文字能量。但动笔前的刹那觉得那太傻逼了，他的文字有足够的画面感，及故事背后的故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让你有共鸣、沉思、感悟就足够了，如同一部电影只有三分钟让你赞叹、大笑或流泪。当然我必须说这不是小囡最好的文字，他本可以写得更好，也一定会有更好的，这不是营销或者吹捧，是基于我对他一直以来所努力的肯定，和身为朋友对他的期许。

最后，接到小囡的邀请让我给他的新书作序，其实十分纠结，有一个问题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地困扰我，也就是在这样的困扰中开始写这篇序，如你们所见，完全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全无顺序逻辑可言，哪怕写到此处，那个问题依然在让我纠结——他找我写序？那，那那那我要多少钱合适啊……

他说不给钱。

赖宝

自序

2012年的很多时间，我曾长久地陷入无聊。每天晚上12点，我就骑着一辆低端红色公赛车去长安街上刷街。王府井往返八角游乐园，往返35公里。

入夏时有那么几周，几乎每晚我都会在翠微大厦门口的公交车站看到同一个打电话的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靠在站牌上，她有时哭，有时笑，但哭的次数总是多的。我猜她或是迎面遭遇了失恋，也几度想停下来告诉她在这里哭并不安全，但我始终没有停车，或许是因为她长得确实不怎么好看。后来，她当真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乐观地猜想她或是迎面遭遇了新恋情，从此有人来陪她度过漫漫长夜。

新人旧人，更迭变换。这座城市的爱情故事和它本身一样，快到让人觉得恐惧。当我在那个躁动的夏天里，迎面遭遇我的姑娘之后，我开始试着想让这份感情慢下来。

于是，在她的倡议下，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她每周命题予我一个浪漫的词汇，我将它讲成一个令人感觉不那么舒适的故事，于是有了烟花、香水、电话亭、时光机这样的短故事。但我很快发现女人远没想象中那么浪漫，当她习惯了每周听一个故事后，她会要求每天听一个故事；当你每天讲一个故事后，她会要求你的故事讲得更长。当你写得过于详细，她会问你这个故事是否来自于上一个姑娘；当你写得模糊起来，她又会问你是否因为心虚而语焉不详。就像男人总挑自己相信的相信，女人也总挑自己怀疑的怀疑。

有一段时期，我们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终日争吵，我开始拒绝写这些幼稚的命题作文，彼时已经和出版社签了合约，那些还没有写完的故事开始成为我沉重的负担。我急于将它们完成，又不愿意将它们完成得太简陋。爱情里最浪漫的部分从来都带着最暴力的成分，我开始将故

事讲得越发狰狞、变态、诡异，一度发展到每篇都要用生硬的死亡来让人觉得不适。

我或许是想证明点儿什么。我重新陷入无聊。

停笔很久后，忽然开始想写这样一个人物，他陷入巨大的虚空，然后通过对抗全世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些故事被浸泡在灰色的氛围之中，完全脱胎于那段时期我对自己的错误认知。曾经长安街骑行的时间段，被我用来写下它们。有点儿以毒攻毒，又有点儿宣泄的意味，那种感觉常常让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浅度睡眠。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七八万字，这种情绪被彻底地宣泄干净。

我意识到，这个主题的故事是时候结束了，对我而言，算是一种解脱。

书里每一篇故事的主人公都叫陆瑟和林嘉，最初只是懒得起名，后来被朋友问到是否谐音 Loser 和 Ninja 的时候，我觉得豁然开朗。男人与女人，暴力与浪漫，失败者与隐忍者，我这个年纪所能领悟到的爱情的本来面貌就该如此。

作为一名整理强迫症患者，我人为地将 13 个故事分成了长标题和短标题两类。短标题的故事容量也小，节奏快，情节也不复杂；长标题的故事则相对篇幅略长，节奏缓慢，也更加私人化，还偷偷夹杂了很多我一直想写的私“货”进去。

最后，感谢每一个出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来今世的一次擦肩，我们此生既然已是朋友，想想前世我们得对视多久。

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她。

希望你们也是。

乔小囡

2013.07.30，什刹海

1 没人跟他跳舞的作家

“Free-lancer”，陆瑟喜欢这样介绍自己，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间，“对，我是一名自由作家。”

“很赞的职业。我叫谭延，很高兴认识你。还有别的事吗？”显然面前的女孩对他蹩脚的英式发音丝毫无感。她挤出了一个敷衍的笑容，露出8颗牙齿，而她的左手循着笑容的节奏，正打算把门掩上。

陆瑟瞥到她小臂上有一枚漂亮的文身，是一排反转的字母，好像是梵文。

“我可以请你看电影吗？新买的投影，我下载了1962年最经典的那一版《洛丽塔》……”陆瑟认为这样的邀约既显示了自己的好客，又散发着一股知识分子独具的浓郁的高格调审美。如果换作自己是面前的这个女孩，一定早就怦然心动不能自己了，陆瑟这样想道。

“很赞的电影。今天有点儿累，下次吧。”女孩用“砰”的关门声代替了怦然心动。

陆瑟站在门外，保持着热情的笑脸，像一根移动晾衣架。

这个院子的确需要新的晾衣架了。

加上新搬来的谭延，院子里的住家增加到了5户。住过大杂院

的人都知道，一个拥挤的大杂院的夏天，将会是多么难熬。

陆瑟喜欢称这个院子为四合院，就像他喜欢称呼自己为作家一样。严格意义上这里只能算一个翻建的、微缩的，又恰好长得像四合院的小杂院，而这一格局也在院子里加盖了第五间房子之后变得名不副实，就像“自由作家”陆瑟其实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稿约了。

在陆瑟的脑海里这个时间要显得更长。

他和林嘉分手之后整个工作状态就变得一团糟。他拖起稿来让编辑根本无法交差，当稿约越来越少的时候又一边喝着大酒一边对圈里的朋友抱怨那些编辑实在是不识货。陆瑟的编辑朋友们最终变成一个一个“林嘉”，离他而去，再也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无所谓，我不需要约稿，我正在写一个马尔克斯错失的伟大小说题材。”朋友的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但总比那句“林嘉离开我是她一生最大的损失”要顺耳得多。

“嘿，小陆，你吓死我了！”一声尖嗓把陆瑟吓了一跳。

陆瑟回过头，看到房东刘奶奶站在自家门下，纱布门帘披在她的双肩，房间里的日光灯在她头顶盘成一束光圈，活像复活的耶稣。可耶稣是不会终日抱着一只大花猫的，而且《圣经》里什么动物都

有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猫。

“是说院子里杵着一个人影儿，我还以为是小偷呢，干吗呢？”刘奶奶每一句话都有一个高音，生生把这句话变成了一句质问。

“哦，没事，溜达。”

陆瑟往自己的房间走去。赵师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王姐的房门却敞开着，不过关着灯，黑洞洞的。陆瑟想起了一句成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又觉得这个院子就像一个世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人物。赵师傅今年42岁，离异，在一家洗浴中心做保安，生平最爱两件事：一是斗地主，胡同里的闲散人员几乎全都在他这儿输过钱；二是随时随地称自己为年轻人，他的金句为“我们年轻一代就应该敢于叫地主”。王姐是一个单亲妈妈，永远穿着黑丝袜、肉丝袜、灰丝袜、蓝丝袜、绿丝袜、红丝袜，无论刮风打雷、冰雹下雨。每当送完孩子上学，她就开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疯狂地打电话。不知道电话的另一端是谁，但电话的这一端永远是一个被丝袜裹紧了的、唾沫横飞的、会移动的萝卜。这一度让陆瑟产生幻觉，丝袜与增强手机信号间或许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陆瑟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开始了对一天的反思。这是他从朋友那里学到的，一篇名为《比尔·盖茨留给世界的50句成功秘诀》

的美文，第一条就是“每天给自己留下总结思考的时间”。

下午 5 点醒来。在床上玩 Temple Run 到 6 点。起床后打开电脑一边构思小说一边刷微博到 8 点。出门去沙县小吃点了一份老鸭汤套餐、一份蒸饺，回到院子里是 8 点 40 分。看到新搬来的邻居亮着灯去搭讪被拒绝，此时 8 点 45 分。现在是北京时间 9 点。

这太不像一个作家的状态了，陆瑟反思道。陆瑟心中的作家状态应该是像卡波特那样——既写得出不俗的小说，又同时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夜夜笙歌。这个模式唯一不易操作的地方在于卡波特是一个 Gay。Gay 天生会好混一些，这谁都知道，可陆瑟是个“直男”。

反思来反思去，陆瑟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在社交上的短板，自己不懂得如何和异性交往，要不然为什么会和林嘉分手，而谭延拒绝自己也只用了 5 分钟。只要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说不定还会拥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深爱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为什么第一面就邀请谭延看一部乱伦片？仅仅因为库布里克是自己最爱的导演？可是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嘛！

陆瑟从床上跳了下来，打开百度，在搜索框里输入“第一次约

会女生看什么电影合适”，最佳答案是：好莱坞大片、国产恐怖片，或者迪士尼的动画片，还给出了一些范例。陆瑟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出租车发票，在背面记下了这些推荐的影片。

陆瑟觉得自己开始离真理越来越近了。

回到床上，陆瑟重新望着天花板，隐约觉得谭延长得有点儿像林嘉，却也说不出哪里像。陆瑟这样想，假如自己和谭延好上了，岂不是对林嘉的以德报怨，陆瑟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圣人。

房顶上忽然哗啦响了起来，吓得陆瑟一颤。陆瑟皱着眉头，知道是过猫了。胡同里总是有着无数的流浪猫，它们每晚四处流窜，最喜欢在你快要睡着的时候故意来给你捣乱。刘奶奶家的大花猫大大增加了房顶过猫的频率，虽然它已经被阉了，可还是每天坐在窗台上搔首弄姿，喵喵叫着“招蜂引蝶”。

陆瑟拿起鸡毛掸子，光着膀子走进院子，赶一赶流浪猫，打算睡一个好觉。

陆瑟果然睡了好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4点。陆瑟对自己动辄睡十几个小时的能力颇为惊奇，一直以来，他都以为睡一个对钟是孕妇的特权。或许是因为自己在孕育一本伟大的小说

吧，陆瑟一边这样为自己开脱，一边把一个烧烤架子往院子里搬去。

烤肉架是他搬来胡同的时候买的。烧烤、啤酒、小说、诗歌，自己一个人就文艺复兴了，然而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搬出来用过。文艺复兴重要器材的处女秀，竟然是为了泡妞，文学何时已沦落到这步田地。

这便是今天陆瑟的社交 A 计划——流动的盛宴。

所谓民以食为天，先和大家一起吃一顿趣味横生的 BBQ，喝着啤酒，聊着人生，high 起来的时候自己兴许还可以念几首诗。然后等结束的时候再邀请已经半醉的谭延一起去看最近火热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一定不会拒绝。在电影院里，等到赵又廷暴着青筋大喊“可是我不愿意”的时候——陆瑟昨晚已经提前看了好几遍枪版，确定这个点是表白的最好时机——温柔地牵起谭延的手，淡淡地问一句“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过是水到渠成地在回家路上借口买烟时去 7-11 买一盒安全套。

支好架子，陆瑟像哆啦 A 梦一样又从房间里变出烧烤网、烧烤叉、固体酒精和一袋炭，还有一盆削好的羊肉片。

陆瑟就一个人在那忙活着，像极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一样孤独和专注。等到把木炭烧好，又将羊肉铺好在烤肉架上，刷上香油，发出“刺啦啦”的烧烤声。此刻，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这恰是陆